

生命的歌者

——讀《沙浪詩選》有感

■ 木子

—— 零一八年五月十三日，詩人沙浪推出《沙浪——詩選》。这天正逢母親節，詩人原本擔心大家忙於家庭聚會，無暇讀詩。但發佈會現場場面轟動、座無虛席，再次證明：人生如歌，生命如詩，詩歌在我們這些人心中已經並將永遠是生命的主旋律。

因平時在各大網絡常見沙浪作品，對其作品自然也較為熟悉。所以翻開詩集，我沒有忙於賞詩，而是先拜讀了周瀚和張穗強兩位學者的序言。我想說此兩序基本已能概括沙浪詩歌特點。珠玉在前，綜合如下：押韻新詩、平和樸實、感情充沛、朗朗上口，這些都是沙浪詩作的特點。正因為這些明顯的特點，我們基本可以輕易在芸芸詩海中辨別出哪首詩出自沙浪。詩人用嫺熟的文筆，直接打開讀者的心扉。他的詩歌通俗易懂，所運用的詩歌技巧也較為廣大讀者接受。讀者可以輕易閒逛在詩歌的花園中，不用擔心陌上花開迷失道路。也可以直接看懂詩心，與詩人在文字間產生共鳴，互相溝通，形成兩條拋物線的互相碰撞和重疊。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特有的藝術人格在詩歌中產生。

在《沙浪詩選》章節的安排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刻意用年代劃分着章節，從知青時代在新疆看到的鷹、雪蓮、沙漠、駱駝、老牛、軍馬、梅花鹿……到對上海和香港的抒寫。都可以看到詩人在重溫自己的生活的經歷和生命的意蘊。這些經歷有的是詩人自己走過的路，有的是別人或想像中的情感和思想（想像中的情感和思想，也可以理解為是詩人思想火花迸發的瞬間），處處可見詩人以生命寫作的痕跡。讀者在詩中尋找時光記憶、異域空間，關於情感、愛、苦悶或者傷害……期待在詩的

花園裏遇到曾經的自己或從未見過的天地。

在《沙浪詩選》中，可以看到無論是代表一個特定時期的知青年華，還是從上海到香港的生命歷程，無論是詠物、抒情、記事，詩人都在記錄一個時代的生命和思想。“我想作為一個寫作者，不應是站在所謂高度，成為道德上的判官。而應做為忠實於現世的筆錄者。”這句話我曾寫在自己的小說集《開到荼蘼》後序中，我想對於一個生命的歌者，一個詩人，也是一樣適用的。

王國維在他的《宋元戲曲考》自序中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論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其意是指每一代的文學皆有其特色和成就。我認為，新文學的價值，不應只執論其文學成就的高低，也可以包括時代記錄的獨特性。更何況，新詩才一百年，在這長長的時間洪流中，新詩還只是個小小的嬰兒。詩壇各家，爭奇鬥艷，一首詩，被讀者閱讀、朗誦並感同身受，進一步引發學者討論，我認為如果有這樣的一首詩出現，其本身就是成功。

作為一個讀者，我還會吹毛求疵希望詩人可以在中國古典詩歌的開拓上，輔以更多西方詩歌技巧上的創作。當然這樣做，也可能因此失去另一部分讀者。魚與熊掌，我想詩人是知道的，只是我囉嗦。“潤物細無聲”一個文明時代的維持和記錄，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我要再次恭喜沙浪，也為所有開放在詩壇上的百花加油、吶喊。“一枝獨秀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園”，藉此，祝福香港詩壇，祝福香港！^④

【序】

《我們這一代》序

■ 黃南翔

少華兄與我有近三十年的交誼，但說到對他有比較全面深入的認識，還是最近讀了他的新著《我們這一代》。這本十多萬字的書稿，是他以六五之年對人生的回眸，不只記述了他自己的生平經歷，還有時代變遷下的人生世態，自然也涉及了他的父母、家人和親朋戚友的際遇。讓我暗暗欣賞的是，他避開了一般寫回憶錄大致按時間（年齡）順序的流水帳方式，另闢蹊徑，以鳥瞰的角度，分設若干個專題，如在「楔子」之後就是「遙遠歲月」、「小城舊痕」、「動亂年代」等等，彼此看似獨立卻又互有關連，將他看似平凡卻又耐人尋味的人生一步步展現出來。這是他的高明處。

有人認為回憶錄或自傳這類玩藝，是大人物或有大成就者的專利，因為這種人寫的才大有看頭。這顯然是片面偏狹的看法，我絕不苟同；從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個故事的觀念出發，只要其故事有意思，有啟發性，什麼人都可以寫出來，問題是撰寫者是一味膨脹自己呢，還是要將他的人生經驗告訴別人，惕勵後世？這就是回憶錄是否可讀、是否有價值的關鍵。少華兄自然不是大人物，他在寫作上很有成績，收穫豐碩，但現階段我可不敢瞎吹他已取得了重大成就；惟他正是手握著一支生花妙筆，才能把有關他的故事寫得別饒意味，娓娓引人。

確實，少華兄這本《我們這一代》，沒有寫什麼炫人耳目的大事件，可說都是一般人生所要面對的問題，但為什麼那麼吸引人呢？我認為就是它與這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香港的社會脈搏緊密相扣，時代所出現一些畸形狀態、乖悖情事都會投射到他的人生經歷裡，引起他的感嘆和反思。所以他不單寫了自己的生活經歷，幾個人生階段的重大轉折，以及最能代表他人生價值的文學創作所發生的情

事，而且行文中不時都有他啟人深思的議論。他的書名叫作《我們這一代》，曾經讓我玩味再三，為何不是「我的人生」、「我的奮鬥」什麼的，以凸現一個「我」，而是似乎把同代的人都拉進去了？其實這正是書中蘊含了深刻的時代感的所在。那麼少華兄心目中的「我們這一代」的特徵又是怎樣的呢？概言之就是「做人要腳踏實地」。他在此書開頭的〈楔子〉裡有一段話這麼說：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便認定了一個道理，要令生命留下亮點，靠的是自己的實力和知識。其實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共通點，沒有人認為走鑽營取巧的人生路會獲得好處，甚至可以風生水起。如今回想起來，這與我們這一代受到的做人要腳踏實地的教育不無關係。反觀時下，即使在香港這種有著良好道德根基的地方，靠自己實力尋找生活安穩、事業成功的人已日趨減少，或許哪一天會完全消失……」

這段有感而發的話，使我不期然回想起認識少華兄這麼多年來，他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正就是踏實和勤敏，從而一步步地建立起目前安穩的生活和在寫作上的名氣來。他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隻身來港時，一無所有，但通過他的踏實、堅忍和創業智慧，不但逐漸安頓了生活，接妻子來港團聚，十多年後還在港島置業買了樓。尤其使我感佩的是，在艱辛謀生創業的同時，他一直沒有放棄手中那支熱愛寫作的筆，一篇篇文章，一本本書就從他的筆端誕生出來，引起文壇的注目和好評。他並非暴發戶可以大富大貴，但卻讓我看到了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的毅行者所取得的成果特別香甜，他的人生也就讓人覺得別有價值了。①

【序】

書道漫漫 孜孜求索

——《蘇章斐書法作品集》序

■ 唐至量

蘇章斐這位從軍旅走出來的基層文化工作者，又經過產業工人熔爐的錘打鍛煉，自年輕時代就培養了一種嚴謹自律、堅韌容忍、不尚空談、埋頭實幹的品格，不論是對人對友對公務或對自己皆然。

尤其是對於個性化十分強烈的書法藝術的追求更是如此。

認識蘇章斐先生差不多近三十年了。那時在佛山，我們出於共同的愛好，常常在一起圍繞書法創作交流心得，切磋技法。之後我們相繼來港定居，不時在一些文化藝術社團或書畫展覽活動中碰面，對各自的參展作品加以評點，彼此惺惺相惜，互予勉勵。

觀章斐兄之書法作品，書體多以隸書為主，雖也旁及其他各種，但主流仍如此，且三十年來幾乎未生大變。此亦可見其個性之執著。蘇兄早期隸書，其行筆運轉受漢碑影響較大，圓筆起落，所謂蠶頭雁尾，作品總觀字體娟秀，結構工整。近幾年在書畫展覽會上看到蘇兄的作品，同樣還是隸書，仔細觀賞，其書風有了較明顯變化。常以方筆切入，利鋒而出，筆劃剛健如斬釘截鐵，不滯不澀，十分利索，整幅作品章法有度，前後呼應，顯現出一股所向披靡，不可阻擋之勢。細細觀賞，頗有魏碑元素融於其中，可見蘇兄並非拘泥於一章一法，而在繼承傳統中仍在孜孜以求變革創新。

書法鑒賞者都明白“勢”在書法中的重要性。古賢者有云：“點劃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唐·

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書之要，於「骨氣」二字”（清·劉熙載《藝概·書概》）。但觀蘇兄之書作，提、按、轉、頓，筆力千鈞，運轉細膩，一絲不苟，筆筆精道，此乃數十年磨礪出來的真功夫也！亦不失蘇兄之人品性格的折射。正所謂“觀其書知其人”，其言不謬矣。

章斐兄居港近三十年，勤於鑽研書道之餘，擔任著多項社會公益頭銜，熱心參與文化藝術社團的組織領導籌劃工作，和社會上書法愛好者的培訓指導活動，為香港的文化繁榮煥發光和熱。

在繽紛繁華的社會，書寫是生活中一種記錄方式的常態。書法是將生活美學的質素向藝術方向提昇的追求，在這種追求中令性情愉悅，境界開闊，精神昇華。正由於書法藝術具有日常實用和精神修養這樣雙重屬性，在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的發展中而不中斷，展現出無比堅強的生命力。作為書法愛好者和傳播者，我和章斐兄同樣感到一份榮幸，一份驕傲。

章斐兄之書藝已漸入佳境，以君之勤勉毅行，相信定可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成大就之日指日可待。

茲適蘇兄書法作品集付梓在即，受命奉筆，語冗不工，然句句誠焉。

是為序。^①

（唐至量：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理事長、香港文聯理事長、香港作聯理事、中國書協香港分會永久會員、第三屆港澳台書畫聯展書畫冊總編輯。）

【序】

志存高遠的格律體新詩探索者

——《沙浪詩選》序

■ 周 瀚

自新詩誕生後的百餘年間，圍繞如何做新詩的爭論從未止息，於今為烈。新詩用白話語言寫作，沒有特別的格式，既不拘格律，又不拘長短，大大衝破了舊體詩詞的束縛，變成了自由詩。新詩無疑是文學革命的產物，是直接借鑒外國詩歌而來，它與中華古典詩歌究竟是否完全割裂？新詩究竟該如何寫？究竟該如何繼承和發揚古典詩歌的優秀傳統？類似問題雖至關重要，卻始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當我閱讀沙浪先生的詩歌時，不禁眼前一亮，頗受啟迪。沙浪先生近年來持之以恆、大膽地探索格律體新詩，努力推陳出新。其詩作既吸收了古典文學的不少精華，又閃爍著獨特亮麗的時代色彩，從而在格律體新詩領域的爭奇鬥艷中脫穎而出，獨佔鰲頭。

作為詩人，沙浪先生不僅綜觀研究了新詩的百年歷程，還認真思考新詩進一步發展的問題。當今主流詩壇以不押韻的新詩為主導，此本無可非議。但有少數詩人卻盲目追求晦澀不堪的形式，甚至極度零散化、碎片化的所謂詩歌風格，標新立異，以至詩壇亂象叢生，本末倒置，令人堪憂。沙浪先生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對過度「歐化」的詩歌語言和藝術手法表示質疑。在新詩是否押韻的問題上，他認同聞一多、卞之琳、何其芳等人關於新詩格律的主張，認為新詩應有內在的節奏感和音韻美，不完全脫離格律。沙浪先生認為中國詩壇理當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要認同不押韻的新詩，也要包容押韻的新詩，不應該無端排斥押韻。事實上，新詩如果押韻，對詩歌的誦讀和作為歌詞吟唱，意義重大，不可或缺。在新詩的思想內容方面，他欣賞艾青的詩論：「詩人行動的意義，在於把人民的願望和意欲以及要求，化為語言。」故沙浪

先生認為寫新詩，必須要真實地反映人民的實際生活和願望、要充滿時代氣息、要有新的切入點，以及要被廣大的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否則，沒有新意、不能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充其量只是華麗詞藻的堆砌，絕對沒有生命力。

目前，海內外華語詩壇上，押韻的新詩雖已少見，敘事性抒情詩更不時興，但沙浪先生堅持走自己所選定的路。他目光敏銳、見解獨到，深信中國新詩，應該而且必須繼承和發揚古典詩歌的優秀傳統。為此，他在詩歌創作中獨辟蹊徑，長期進行了大膽而饒有意義的探索。沙浪先生借鑒我國古代敘事詩的特點，積極創作了不少充滿時代色彩的敘事抒情詩。其詩歌高度概括現實生活，往往帶有曲折動人的情節，人物形象比較突出鮮明，敘事完整精練，具有較強的內在張力。「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在敘事中適當地抒情，富有感染力，令作品甚具可讀性，詩意盎然。如《一張紙巾》，通過一張紙巾反映一段深厚的辦公室戀情，自然而巧妙地將紙巾比作祥雲，令人遐想。《期待的脚步聲》通過內心獨白，在敘事中傳遞抒情主體的熱切期盼，將熱戀者的心理描繪得栩栩如生、別有風味。在藝術技巧方面，他善於使用具有活力的古雅詞彙，例如：「柔腸寸斷」、「忍痛默然」、「不期邂逅」等等，注重錘字，彰顯了較深厚的文化底蘊。此外，慣於大量運用擬人、象徵、誇張、重疊、對比和對偶等等表現手法，使詩歌生動自然，富有感染力。同時，他堅持寫押韻詩，令其作品甚具傳統的音韻美和節奏感，朗朗上口，令人回味。沙浪先生堅持不懈，積極探索格律體新詩，以寶貴的創作實踐豐富其藝術主張。近年來他在此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成效顯著。無庸置疑，其作品

正越來越受到各地讀者的好評，其實力詩人的地位也獲得了廣泛的認同。

在沙浪先生的詩歌中，以詠物系列尤為成功。他吟詠山鷹、戰馬、母兔、母鹿以及峭壁上的V型樹、芨芨草、雪蓮等等動植物。以細緻的筆法刻劃自然界的生物，反映了它們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艱難求存的狀況，如斑羚羊面對餓狼的追趕、母兔面對細蛇緊纏兔娃、母鹿面對獵豹的圍攻等，從而凸現它們頑強的生命力和愛的意志。詩歌詠物言志，寄意深遠，不僅塑造了一個個具體可感的藝術形象，還引導讀者領悟詩歌的深層意蘊——哪怕生命處在逆境，仍堅持不懈地追求理想。這些意象成為詩人對崇高理想追求的一種象徵和寄託。例如《鷹的重生》描寫壯年的山鷹，忍受著劇痛，以喙自拔身上的羽毛，還會自拔爪上的指甲，最後把衰退的喙也在山岩上磨盡。「鮮紅的血不停往下流，往下流／只企求更結實有力的羽翼的新生！」通過精細描繪山鷹悲壯而痛苦的重生過程，從而將它重生的深層意蘊揭示出來。勇敢的山鷹重新凌空展翅，令人聯想到頂天立地的真漢子。此時的山鷹已不單純是視覺表像的山鷹，而是被賦予了理想化色彩，具有強烈的精神力量和象徵意蘊，激勵人民不畏艱難困苦、勇於拼搏，像鷹一樣翱翔。他描寫山鷹的詩作還有《受傷的鷹》、《山鷹》、《依依惜別》等，都成功塑造自強不息的山鷹形象，具有鮮明的個性，山鷹成為他詩歌中最光彩奪目的意象。

愛情是文學創作的永恆的主題，詩人無論任何年齡，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描寫愛情。沙浪先生從客觀辯證的多元化角度去看愛情，帶著無限的回憶，對愛情信物、觀念、價值進行深刻的反思。經過歲月的沉澱，對愛情不再是霧裡看花、水中望月，而是仿若觀賞翠玉，一覽無遺、看得通透。也許正因如此，讓他擁有極大的創作空間。雖然他鮮有親身的愛情，但是通過純粹的創作，能將無限的想像融入在平時耳聞目睹的故事中，虛擬得讓人信以為真。他的愛情詩有時以青年的角度，描寫對戀人不予理睬而產生的苦悶、焦急和沮喪等等，將戀愛心理表達得淋漓盡致；有時以長者的角度，追思舊日戀情，感情深沉。抒情和敘述主體在不斷變化，反映出詩人靈活的構思能力。另一方面，將男女

雙方擬物化，成為駱駝刺和紅柳、黃河和長江、山岩和山澗、登山者和奇葩、小樹和青藤、高山和流水等等，貼切生動、富有創意。沙浪先生在構築愛情詩苑時，儼如一位生物學家，在大自然隨意採摘任何意象。其愛情詩往往立意新穎獨特、想像豐富多彩、意境優美深遠、結構精緻曲折、感情含蓄充沛，彰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融的風格，自成一派。因此受到四面八方的好評，讀者甚至稱讚他為「情詩大王」，並非過譽。

由於對愛情進行冷靜的思考，愛情詩寫得情真意切，深刻動人。沙浪先生的愛情詩精彩紛呈，如《高山情真》、《受傷的小鳥》、《霧中的奇葩》、《多情的候鳥》、《那句話》、《苦戀》等等。以《那句話》為例，詩歌猶如微電影，刻畫了兩個經典場面，一是戀人在冬天黃昏分別的場面，「兩雙眼都熱淚盈眶含情脈脈地相視良久」，情意綿綿卻不敢牽手，這是那個動盪年代表達愛情的特有方式。一是久別重逢的場面，兩人白髮蒼蒼，相對默然。此刻，時間已變，隔了數十年，戀人已由花樣年華進入了花甲之年，但空間沒有改變，仍是十字街頭。時空的錯位、分離的折磨也沒改變情意，戀人情到濃時一定會說情話，但詩人一直沒點破那句話到底是哪句話，含而不露，耐人尋味。這就是深刻和高明之處。此詩蘊藉含蓄，情韻嫵媚，引起了許多人的心靈共鳴。《苦戀》的創作角度甚為新穎獨特：樸實而生動地描寫了分隔小河兩岸的兩棵樹，從青澀年華日久生情的無奈相望，直到熬成了參天大樹，終於在河中央凌空相撫的若干淒美鏡頭。「水聲淙淙呵，琴瑟日益共鳴，／水浪滾滾呵，心血交融難阻。／風雨中，它倆始終是含情脈脈，／始終是沐雨吟詩，迎風曼舞！」此詩深刻讚頌了守望相助、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忠貞愛情。詩人想像力異常豐富，詩歌節奏靈動優雅，感情真摯強烈，語言優美凝重，蘊含哲理，耐人尋味。毋庸置疑，此詩應該是沙浪先生愛情詩的代表作之一，同時也是當今香港，乃至整個華語詩壇的愛情詩佳作之一。沙浪先生的愛情敘事小詩亦別具特色，每一篇小詩是一個特別的愛情故事，詩人以冷靜的文字駕馭熱烈的感情，將戀愛中最美好的瞬間雕琢出來，令人感受到戀愛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只有閱世極

深、觀察細緻、感情深厚、想像力豐富的詩人，才能寫活具有深度的情詩，將最美好、最純潔的感情呈現人世，從而打動人心。

沙浪先生擅長寫愛情詩，但沒有沉醉於個人情感的小天地，而是進入壯麗、充滿激情的大時代探索。他本身是一個傳奇，出生於上海，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先後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擔任過中學教師、勘察隊員、助理農藝師、助理經濟師、農場生產部門及工商管理部門的行政領導幹部。移居香港近三十年，現分別擔任《香港詩人報》、《香港音樂文學報》、《香港書評家》編輯。由於個人的經歷曲折、閱歷豐富，因此詩歌的題材非常廣泛。他的詩歌以上海、新疆、香港三個地方為支點，描繪了大江南北的風土人情，構建了一幅幅宏偉的中國當代生活圖畫，具有濃鬱的生活氣息，非常接地气。在「綿延的鄉愁」系列，他表達了對家鄉的依戀之情。其中新疆於他，是一株參天大樹，是第二故鄉，他美好的青春就在那裡度過。如今他在夕陽中拾起一片片落葉，竟是一個個精彩的故事，一首首動人的詩歌。「他來自遙遠的大漠，壯懷如故，／沙海蕩漾著他的抱負、愛情和幸福。／駝鈴聲聲，仍舊迴盪於他悠悠耳畔，／馬蹄達達，依然震撼著他漫漫心路！」（《他來自遙遠的大漠》）這些詩句充滿了悠悠的思鄉之情。在「破浪遠航」系列中，他不僅描繪了香港美麗的景色，以及自己和家人在香港的美好生活，還對香港的社會結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風土民情等等進行深入的觀察和思考。在2017年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際，他以《香港的老榕樹》為題，描寫老榕樹的「百折不撓」、「錚錚鐵骨」、「丹心爍爍」等特徵，比喻香港的頑強不屈、勇於拼鬥、熱愛祖國等高尚的精神品質，反映了他對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充滿信心，詩歌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文以氣為主」沙浪先生的詩歌充滿了陽剛之氣。其氣象、格局和境界是氣勢磅礴、雄壯渾厚。

「我們都是來自蒼茫的天山南北，／心中始終燃燒著熊熊的軍壘火把。／雄鷹的氣派引導我們自強不息，／雪蓮的風範融入我們的青春光華！」（《笑迎絢爛

晚霞》）詩中多處表達詩人自強不息、勇往直前、對理想不懈追求的人生觀和心路歷程。整體而言，沙浪先生的詩歌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既有浪漫的想像，又有現實的抒寫。其文字優美、構思巧妙、結構整齊、格式對應；詩歌押韻、節奏感強、充滿音韻美。如《葡萄架下》「葡萄架下的卡瓦古麗」一句間隔反復，加深了感情的表達，增強了旋律美，適合朗誦和歌唱。他的詩歌語言流暢自然，有時採用外語如俄語和包括上海話和維語在內的方言入詩，豐富了語言的表達方式，令詩歌更加生動、形象。值得指出的是，他描述、敘事的能力高超，使詩歌富有情節和畫面感，但詩忌板實，在敘述完整、動聽的故事之餘，仍需留有一、兩處空靈，才能給讀者留下極大的想像空間。

迄今，沙浪先生創作慾仍異常強烈，其作品猶如井噴，源源不絕，可觀之至。他在格律體新詩的征途上志存高遠，堅持探索。他謙虛好學，勤於徵求來自各方的意見，反復推敲和修改，大有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勢。其嚴謹的創作態度令人佩服。相信沙浪先生日後仍會以探索者的姿態，執著地探究詩歌，特別是敘事詩的寫法，在內涵的深刻性和藝術的唯美性之間求取統一和諧，從而達至大匠運斤的境界。如有人問新詩怎麼做，屆時已是「無法之法，乃為至法」。^④

（周瀚：文學博士。現任香港詩人聯盟副主席、《香港書評家》和《香港詩人報》執行主編、香港文聯理事、香港文學促進協會理事、香港詩詞學會常務理事、香港長青詩社副社長。著有詩集《靈魂，在陽光中飛舞》、中英對照《周瀚短詩選》、翻譯詩集（中譯英）《若離短詩選》。）



【序】

北疆詩人的生命呼喚

——《沙浪詩選》序

■ 張穗強

我與沙浪兄在香港相識的時間雖不很長，卻深知他是當年從上海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下鄉知青，一位閱歷深厚，情感豐富，耕耘勤奮的知青詩人。他近年創作的詩歌甚多，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讀後頗受感染。我是1968年底下鄉到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廣州知青，因與他有一段共同的“兵團人”生活歷練，我們之間多了一份歲月情懷，文學交流中多了一些人生感悟。2017年春末，沙浪兄告知準備出版一本詩集，邀我為詩集寫序，不久便把《沙浪詩選》文稿發給了我。詩集中不少作品曾經讀過，留下的印象很深，然而當我從頭到尾讀完這部詩集後，世紀風塵席卷心胸，思緒浪花驟然泛起，引發我對一代知青的人生追憶，加深了對沙浪這位北疆知青詩人的認識。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由進疆部隊就地轉業組建的屯墾戍邊組織，也是中國最早大規模接收知青上山下鄉的地方。那茫茫的戈壁沙漠，那刺骨的暴雪寒風，留下了幾代人的生命足跡，譜寫了戰天鬥地、壯懷激烈的拓荒詩篇，繪製了一幅幅色彩亮麗、感人肺腑的畫卷。沙浪兄在那裡度過漫長人生，他把最寶貴的青春，最純潔的愛情，最鍾情的事業，都留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天，他對北疆大地的魂牽夢縈，對邊陲生活的一往情深，都寄託在這部詩集之中。《沙浪詩選》不是一部普通詩集，它是沙浪兄風雨人生的回顧，是他從茫茫天山一路走過來的內心呼喚，是一代“兵團人”情懷的真實寫照。

《沙浪詩選》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讀後令人心醉，感慨萬千。高山之巔的雄鷹，沙漠戈壁的雪蓮，塞外高原的戰馬，深淵斷崖的羚羊，展示著他的豪邁氣概；浩瀚天池的波浪，昆侖山下的麋房，柯爾克孜的獵戶，草原綠洲的鮮花，留下了心中愛恨情仇；當這一幅幅繽紛畫卷展現眼前的時候，筆者的心是無法平靜的。是的，這不是普通的詩集，是沙浪兄今天火一般的內心世界，是他邊陲風雪洗禮下的博大胸懷。這部詩集太不容易了，它為我們這一代人，為我們的後代和廣大讀者，留下太多語言難以表達的東西。詩集的篇幅文字總是有限的，但每一首詩卻可以清楚告訴讀者，一個北疆知青詩人筆下的人生，會凝聚一種怎樣的情感，會散發一種怎樣的魅力。

沙浪兄思維活躍，情感奔放，寫作純熟，文筆流暢，這些年創作了大量的詩歌作品，是文壇公認的高產優質詩人。他這部詩集收入的詩作有百餘首，看出他在佈局上做了特定編排，形成詩集的鮮明特色。其詩集共分五大輯，第一輯主力刻畫北疆惡劣的自然環境，通過山鷹、羚羊、母狼、雪蓮等大西北獨有的動植物，以詠物勵志的方式表達作者逆境拼搏，戰勝艱險的豪邁氣概；第二輯、第三輯皆是愛情詩，作者通過對昔日山水、信物的回憶，以寄物思人的寫作手法，表達作者對青春情懷的眷念，對神聖愛情的嚮往，以及“廣闊天地”一代知青的苦悶、焦慮與失落。另外，他的一部分作品，寫作手法多了敘事元素，顯示作者在探索詩歌創作中抒

情、敘事的相互關係，探究在主題塑造、詩情表達上如何進行寫意、寫實的融合；第四輯是以“鄉愁”為主題的敘事抒情詩，看出作者繼續用意實相融的寫作手法，表達對“第二故鄉”的思念，對鄉土、歲月、情人深深的愛；第五輯是移居香江後的感受，抒發了作者對新生活的追求，洋溢對東方之珠的歡欣讚美，也表達了沙浪兄對兒女後代的愛心牽掛。《沙浪詩選》編排上主題鮮明，寓意深刻，結構緊密，題材多樣，顯示作者是一個成熟詩人，善於以不同風格的作品表露心聲，刻畫情景，並用不同文學手法探索詩歌的創作意念。

沙浪兄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受中華傳統經典詩風的影響，他創作的各類詩歌注重押韻，具有

很強的音韻美和節奏感。他的格律體新詩儘管題材不同，但讀起來都朗朗上口，適合朗誦表演和作歌詞配音。沙浪兄的詩作平和樸實，通俗易懂，不追求豪華辭藻，沒有矯揉造作，易為廣大詩歌愛好者所接受，尤受知青讀者所歡迎。筆者衷心祝賀沙浪兄的新詩集出版，並期待他有更多更感人的詩作問世。^②

(張穗強：香港資深傳媒人、港澳專欄作家、中國散文學會會員、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副理事長、香港書評家協會副會長、香港知青聯誼會顧問。)

(上接第46頁)

正是傳統文化生命力所在”。我想，國梁兄的詩詞創作，體現了這一精神。他認為，在中華復興的大背景下，詩詞創作對於振興國學，發揚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體現文化自信，有著重要的意義及作用。

在努力學習和繼承時，國梁兄也勇於創新。在悅讀他的詩詞時，人們會發現有不少詩詞的後面有省略號，這是傳統詩詞所沒有的。省略號代表意猶未盡，雖然不是每一首都妥貼，但至少是一種大膽的嘗試，給人以韻味無窮之感！

如果要對《鶴雲集》的藝術特色做以歸納，我想應該是：用自由詩的寫作思維和技巧去創作古典詩詞，用古典詩詞的形式去狀寫當代生活和異域風情。

“五四”以降，自由詩即新詩在中國到現在剛好一百年，一百年來出現了許多優秀的詩人和作品。自由詩不必受嚴格規定的束縛和限制，但在意境，意象、語言等要求上更注重創

新和發展，所以自由詩與古典詩詞如何完美融合，是個值得探究的課題。

談到創作心得體會，國梁兄說他致力於把自由詩的寫作思維和技巧運用到古典詩詞創作中，注重“立意深，構思新，意境美，語言精”，要求讀之朗朗上口，聽之抑揚頓挫，品之韻味醇厚，思之哲理滲透。力避老派詩詞的艱深晦澀和詰屈聱牙。誠哉斯言！我為國梁兄高屋建瓴的創作態度和嚴謹不苟的創作實踐喝彩。

《鶴雲集》裏，每一首作品後面都配有注釋和點評，這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注釋是對詩詞寫作背景和吟詠對象的簡潔說明，便於理解；點評是對詩詞的寫作技巧和文化內涵的深入剖析，加深理解。我也特別欽佩點評者陳懷榮先生文化底蘊深厚、評述公正中肯、語言生動到位，厥功至偉，應是文字大家。

戊戌新年將至，希望以上的文字能不辱使命，也期望讀到國梁兄更多精彩的詩篇，是為序。^③

【序】

大珠小珠落玉盤

——序吳國梁詩詞攝影選《鶴雲集》

■ 徐國強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和吳國梁兄在北京中國科技大學近代化學系同窗共讀，其時滿腦子裝著化學反應和化學公式。畢業後他回安徽執教化學，我在南國從事化工生產。想不到半世紀後的今天殊途同歸，因業餘愛好又在文學道路上走到了一起！

2018年新年伊始，我就收到國梁兄發來的詩詞選《鶴雲集》書稿，並囑我作序。

國梁兄的詩詞，先前讀過十多首，很是佩服，但像現在集中約二百首的通讀，還是第一次。國梁兄的這部《鶴雲集》，厚積薄發，可謂是“五十年磨一劍”！《鶴雲集》收入的最早作品《古風 行吟赴韶山》和《滿江紅 韶山毛澤東故居》，作於1966年底的“文革”初期，距今已五十一年之久矣。

先睹為快，一首一首讀下去，有的反復吟誦，竟然有愛不釋手的感覺，雖不能說字字珠璣，句句上品，卻感到相去不遠也。讀到後來，一句白居易的詩文在我的腦海中迸現：“大珠小珠落玉盤”！國梁兄的詩詞，意象紛呈，構思奇妙，立意高遠，迪悟深邃，就像那些神奇的音符，流暢的音韻，大珠小珠般落在晶瑩的玉盤上，行雲流水，鏗鏘雋永！

《鶴雲集》分“紀遊篇”、“詠物篇”、“錄事篇”和“酬友篇”四部。讀著一篇篇詩詞，就像跟著國梁兄的足跡，走遍五洲四海、大江南北，去體驗世界的遼闊壯美和神州的錦繡厚重，充分體現出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以及強大的表現力和生命力。

家國情懷，立意高遠

讀國梁兄的詩詞，你會為他濃鬱的家國情懷所感

動。一百多年來祖國多災多難，人民陷於水火，萬千仁人志士前赴後繼英勇犧牲，才有了新中國的今天，讓他倍加珍惜和熱愛神州的錦繡山川，為祖國翻天覆地的偉大復興而驕傲自豪。

請看《臨江仙 金紫荊廣場》：

金色紫荊花綻放，鯤鵬展翅翱翔。面朝大海眺北方。

紅旗升兩面，豐碑矗一旁。

風雨百年歷滄桑，悲歡寫盡香江。一國兩制譜豪章。

東方珠更燦，熠熠頌炎黃。

上闕寥寥數語就形象凝練地描繪出金紫荊廣場的主要標誌性景物：金色的紫荊花雕塑矗立在廣場中央，會展中心造型像展翅的鯤鵬在維港翱翔。你看，國旗和區旗正高高飄揚，旁邊是香港回歸祖國的紀念豐碑，文字充滿喜悅和自豪！

下闕寫香港經歷了百年被迫割離的屈辱，歷盡悲歡離合。如今，一國兩制前無古人，東方之珠更加璀璨，炎黃子孫將走向偉大復興。家國之情洋溢字裏行間！像這一類的詩詞是全書的主旋律。

在眾多作品中，我特別喜歡《泰山紀遊》這一組詩詞。第一首《沁園春 泰山》，就以巍然大度，氣象萬千的全景式抒寫征服了讀者，表現出了中華民族象徵之泰山的“億萬斯年”和“巋然如磐”，顯示了作者駕馭語言的深厚功力。下半闕則登臨絕頂，俯瞰神州大地，一派“征馬追鞭”、“正展宏篇”的追夢新景象，詞中表現的大視野大氣魄令人震撼！

筆者竊以為，《沁園春 泰山》可以視作國梁兄這集詩詞的代表作之一。

而組詩中的《錦纏道 登山》和《相見歡 挑夫讚》等篇，也都構思奇特，想像豐富。如“挑日晨登，擔月暮歸還”之句，把泰山挑夫的形象刻畫得令人歎為觀止！這組詩詞宛然古風又全然新意，可視為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傑作。

徽山皖水，情系鄉梓

美國著名作家福克納說：“家鄉那郵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寫，只怕一輩子也寫不完。”國梁兄熱戀故土，情系鄉梓，家鄉的山山水水，在他的筆下人傑地靈，熠熠生輝。對故鄉的眷念之情，在早期的一首《七律 遷校安徽歸程》詩中已表露無遺。而下面這首《七律 珠城感賦》則把家鄉厚重的歷史人文如數家珍般一一道來，字裏行間充滿了對鍾靈毓秀故土的讚美和自豪。

七律 珠城感賦

紋面陶俑塑廣場，七千年史炫輝煌。
東升濠水明太祖，西降塗山夏禹王。
項羽別姬垓下劍，卞和獻玉渦河殤。
明珠燦燦耀華夏，毓秀鍾靈是我鄉。

在紀遊篇中，專門有一章《徽山皖水》。國梁兄的筆下寫盡了安徽大大小小的風景名勝和歷史人文典故，如李白“相看兩不厭”的敬亭山；傳頌千年的“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桃花潭；杜牧“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池州杏花村；湯顯祖“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的歙縣古城；有“黃山歸來不看嶽”稱譽的黃山等等。在這些詩詞裏，國梁兄有的用工筆，有的用潑墨。詩意，因為愛，所以婉約；因為愛得深沉，所以豪放。徜徉在徽山皖水間，讓豐富的想像力盡情放飛，寄託了對家鄉深沉的摯愛和對人世間的美好願望。

意象紛呈，構思獨到

在這兩百首詩詞中，你隨時可以感受到豐富精奇的意象，獨到多變的詩句，詠景感物，形神兼

備，給人予詩詞美的享受。如書中有多首遊觀瀑布的詞作，不同的瀑布，卻有不同的氣象：

聲若千雷滾，勢如萬馬奔。黃河之水隘峽吞。
壺口壯觀飛瀑，似海立山崩。《喝火令 觀壺口瀑布》

萬丈綾絹墜地，千斛珠玉拋天。銀河三疊落龍潭，
龍首嘯，龍尾隱紫煙。《江月晃重山 廬山瀑布》

虎嘯獅吼聲震聒，狼奔豕突驚濤逐。湧至斷崖臨絕處，
凌空撲，飛洪千丈懸銀瀑。《漁家傲 尼亞加拉大瀑布》

“海立山崩”，突出壯美；“綾絹墜地”，表現柔美；“飛洪千丈”，則是豪放之美了。即使把它們放在一起欣賞，也不會有重複和雷同的感覺，真個是意象紛呈，氣象萬千，大珠小珠，各領風騷。

國梁兄還善於運用對稱之美，疊字之巧，這在其律詩中較為多見。對偶句對仗嚴謹工整，有的氣勢恢宏，有的工麗婉約，給人以無限遐想的空間和美的享受。試舉下面幾個例子——

徽墨徽商徽戲曲，古街古井古衙門。

《七律 古徽州府印象》

千畝陵園千古樹，百年碑刻百世言。

《七律 重遊曲阜》

山影如樓樓似山，燈河似海海如川。

《鷓鴣天 夜遊維港》

像這樣的句子在書裏俯拾皆是。

國梁兄善於從傳統詩詞和現代新詩中吸取營養，並化為自己獨特的詩句。大家看到下面一些詞句時，也許似曾相識，卻沒有斧鑿的痕跡：“亂花”、“堆雪”、“抬足驅霧幔，揮手揭雲衣”、“畫艇濃淡裏，雷塔有無中”、“舉目繁星閃爍，是流螢……出洞又見螢火，是繁星”等等。

學習繼承 勇於創新

著名作家王蒙在《舊邦維新的文化自信》一文中說，中華文化要“敢於從善如流，敢於走自己的路”。又說，“反省、革新與開放，（下接第44頁）

印象的藝術觀 (外一篇)

■ 印 象

真正的藝術家非為求名，而是追求藝術本身的恆永價值。他絕不嘩眾取寵，同時也絕不滿足於自己。不斷地探索，不斷地昇華，由卵而蟲而蛹而蝶，不斷地循環往復，乃是藝術家的生命歷程。羽化並非目的，乃是為了再一次的重生。

藝術家最大的不幸莫過於迷失自我，在他認定委托終身的藝術模式中，發現自己竟不在其中——他寶貴的光陰已浪擲於千丈紅塵。

能夠擺脫地心吸力而遨遊太虛的藝術家是有福——他可以從某種高度上俯瞰眾生。因為藝術自始至終都必須與現實生活保持某種距離。由真實經驗直接拓印的版本是缺乏感召力的。

匠人複製生活的真實，藝術家卻從平凡事物中提煉真理，且以絕對個性的手法再現之。

藝術作品之優劣全在於藝術個性的宣言。同樣一朵花可以用千百種語言和你對話，最吸引你的必是令你會心微笑的那一朵——言在筆中而意在紙外。

以實用經濟學詮釋藝術是愚拙的——藝術作品應以反應人性的深度見長，而非以其社會功能傳世。

健全的藝術心靈應是從小我至大我的次第呈現。

偉大的作品並不在於修飾靈魂，乃在於袒露靈魂。

關於「野花」的二、三事

「深淵與瀑布」，首次在「印象風景線」上配合朗誦播出，由英國伯明翰音樂學院的學生張卓雅配音。

當她在歌劇院飾演「茶花女」時，一直無法進入角色。偶然在「印象風景線」上，讀了我評論日本岩彩畫家盧思的文章，裏面引用了我的一首詠物詩《野花》：「一朵寂寞/一種芬芳/花瓶與你無緣/

塵埃蒙蓋着眼臉/唯有大地將你/別在胸前」，她突然被感动了，整夜不斷哭泣流淚。終於可以進入茶花女的內心世界，以小野花的啓迪，成功地演繹了這個角色。

著名的英國導演亦覺得十分驚訝，卓雅特地邀請一位牛津大學主修文學的留學生，翻譯了這首詩並和導演分享。

沒想到身高1.9米的大男人，當時便掉下眼淚，而且按着胸口靜默良久，他表示從未有過這樣的感受，深深被這朵「野花」觸動了！

我在畫展上向女畫家盧思，朗誦過這首「野花」，當時她亦熱淚盈眶，頻頻擦拭着眼角，還覺得很不好意思哩。

去年姐姐美如在美國匹茲堡為我舉辦了一個詩歌、音樂、舞蹈、朗誦會，Eurythmy藝術家，精通數國語言的女詩人Gail，用英文以及「優律詩美」的表達方式，（一種可見的富於聲音、韻律的身體語言），也選擇了這首《野花》作為她的首場演出，她的演繹十分觸動人心！

其實，我就是這麼一朵不起眼的小野花，與花瓶無緣，被塵土掩蓋，然而大地母親卻驕傲地，把我別在她的胸前！

僅以這朵「野花」，向所有默默耕耘，不問收穫的藝術家致敬！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愛我們的阿爸天父！^②

（印象：真名楊夢茹女士，笔名夢如、印象。著有詩集《季節的錯誤》、《穿越》，散文集《她穿行於清醒的迷茫》，詩畫合集《心象·意境》。）



春天裏的火車 開往飛揚的青春

詩歌：周 瀚 攝影：淵 懿

親愛的，你就是春天裏的火車
在我的心靈路軌
不分晝夜地行駛
從黃昏，從清晨
從昨天，從現在
哦，確切地說
從我們分開的那一刻
我的路軌就沿著你的歸途，鋪設
在兩個城市彎彎曲曲的脈搏裏

等待生命的火車重新啟動
等待你剛強的身體
轟隆隆……轟隆隆……
穿過像龜殼般堅硬的時光之林
穿過沉睡的無名的村莊，像箭一般
衝向鳥語花香的伊甸園

然後，你恰似害羞的少年
低頭哼著動人的小調
充滿無限純淨的深情
緩緩……緩緩……
駛進了我飛揚的青春

